

新文字运动

XINWENZIYUNDONG

江西出版集团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◎关天人\著

长篇小说丛书

琥珀，古名育沛，虎珀，虎魄，兽魄，顿牟，血珀等。
英文名 Amber，源于拉丁文 Ambrium，意思是「精髓」。

为古代树脂埋藏地下经久凝结而成的化石。性味甘平，无毒，温，甘淡。

在佛经中与金、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珊瑚、珍珠等并列七宝，佛家视为吉祥之物。





◎ 长篇小说丛书

新文字运动

◎ 关天人 著

XINWENZIJUNDONG

江西出版集团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文字运动/关天人著.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7

(琥珀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80742-286-0

I.新... II.关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3684 号

书 名/新文字运动(琥珀长篇小说丛书)

作 者/关天人

出版发行/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(邮政编码 330006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/5.5

字 数/15 万

书 号/ISBN 978-7-80742-286-0

定 价/13.60 元

新文字运动

千年以后，河东城忽然就出了一群乱世的少年才子。这些混混儿都日夜厌恶着学堂的苦闷青春，书读得一般臭，常常逍遥校外，放荡着性情，于城外的山水间自在快活，活得学生不像学生，但这些人人都能写文章、作字画、弄琴棋，甚至黄烟绿酒红灯里自得其乐。其家长师长还有无数亲友都苦苦地规劝，说如此下去，他年是要潦倒了一生，后悔了一生的。这些混混儿也懒得唧唧歪歪，自个还是本色地浪着。一日，这群才子又逸出学堂至汾水畔，一江风物，万里长霞，河东一片烟水之中，唯见双塔寺与世贸大厦分立于河之东西，于云间天外势成古今对峙；江上数点帆影之下，便有女子于船头驻足而歌，引得众人好不迷乱。时下的中国歌坛，正在极速地走红着那样的艳曲，听着听着便不知神思何往。西天上的霞色就瑟瑟地铺了一江，什么鸟争鸣着飞天而上，其中一才人便长长地喟叹一声，莫名地伤心起这青春日子来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百年之后，万事皆休。说毕，独自临风落寞。众人也都痴望汾水，想着世事固然是要到头一场空的，但谁又想活着的时候就如死了一般？如果人生真的只是一场大梦，那又何不做一场美丽绝伦的大梦出来！再想自己正处花样年华，却落了个混混儿的贱名，梦幻里的锦绣前程一片渺茫，禁不得也黯然神伤。这时，倒有一人

哈哈笑着说：天地生人，人必都是有用的，既然恶心着进取什么文凭，我们倒不如思谋着干个天地事业，怎么就能窝囊了呢？众人一听，便豁然开朗起来，说干个事业就干个事业，这游山玩水的神仙日子，几时想过几时再过吧！青春是一笔财富，但不用心经营，就是一堆粪土啊！他们便问这才人：咱们能干个什么呢？才人笑而不答，随身便离了汾水，驾着他的奥迪飞驰而去。

说起提议举事的这个人，确是非常人物，在众多才人里，其家庭出身最高贵：父亲吴之光是大学科班出身，年岁刚爬上四十有五，就身居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位上，抬腿举步即可呼风唤雨，名动河东；其妻是一位将军的女儿，父是英雄夫为俊杰，小女人轻轻松松便活出了人间的风流富贵。两厢如此拍合，生儿育女自然要成龙变凤的，产品合格率极高，本该多生才是，却也只生了一个儿子。生儿成龙，飞龙在天，那是天大的福气；生女变凤，灵凤栖梧，那是梧桐的福气。若能生儿成龙，自然有凤来仪，于是女儿不要也罢。况且计划生育又打乱了许多人的生育计划，使得生育也如经济一般，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，只是生育与经济是对着干的，从前生育属于市场生育，需要多少生育多少，无论它是出于日常生活需要还是夜常生活需要，生下的便是需要的，存在的便是合理的。后来生育就变成了计划生育，提倡生一胎，独一无二就好；批准生二胎，无独有偶也好；禁止生三胎，三思后行最好。老子讲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三而能生万物，可能是三胎以上生怪胎的可能性较大吧。吴家不生二胎，也因官阶本来难爬，计划生育可是基本国策，多生一胎必要拖了仕途后腿，于是就拒绝节外生枝，免为后患。又可能是吴家做官做到了最贵处，再也贵不上去，要想身份不至于贬值，那就只能物以稀为贵了。人也一样，越稀者越贵，只生一个，当然是最贵最贵的了，要是再生一个，这贵份便要跌了一半；要是再再生一个，离贱人也就不远了。总而言之，就只生出一个吴飘洋来，其受宠程度着着实得，日夜不知有多少人来吴家恳请办事，要放些礼所言必是只给小孩带了点什

么什么,要不是孩子这么小,我还带上这什么什么干什么呢。如果这也算是受贿,那就请亲爱的人民法院来给这小孩判罪吧。小孩便如了杨贵妃,万千宠爱皆在一身,更是如了财神爷,父母二人,委实做了招哥宝妹。吴飘洋实出名门,名门往往出的是闺秀,只因吴家没有闺秀可出,以闺秀而示名门的责任,自自然然就落到了吴飘洋头上,难怪他相貌长得媚如女子,且喜涂脂抹粉,自言此举并非得于时下风气,而是远溯于魏晋风度。据他说魏晋不少名士都长于美容,好在这种责任只落在了他头上,要是还落在了身上,四肢再苗条一点,简直就是准女人了,名为飘洋,性子也是十分的飞腾,读了十几年的书,却考得平平成绩,但这少年文采极好,早负盛名。十岁生日那天,吴之光遍请河东城各界名流,在迎泽园宴会表示庆祝,吴飘洋就于席上,步了李太白《金陵凤凰台怀古》的原韵,赋诗一首,众人都以为神童,直到后来他虽然没有个惊人举动,但知情者谁也不敢小视他的才华。他傲然自得,以至于从十二岁起便对父母亲戚师长直呼其名,众人不堪其苦,他倒不改其乐。日月混到了高考时节,父母告诉他高考可不同于儿戏,不过龙门,你永远是小鱼一条。他也反驳,李白、杜甫哪个是进士出身?而进士出身的唐人里,哪个的诗名又超越了李杜?父母无奈也只能由了他去。别人都是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,不是靠自己金榜题名,就是靠家里傍金题名。他倒是悠然学了个驾照,整日开一部奥迪A6,满河东城飞行,直消遣得开学许多时日,自觉不去学校倒是失落了几分男欢女笑,这才向市长传达了精神,说是想入明德大学史学院。学历史当然不是个好玩意,学不通的都是佛,学通了的都是魔,反正跟死人打交道,思想上总没几分人样。自入了史学院,思想境界便更上一层楼,为人处世谈时论事,常以古人中的某某某自居,尤其是他历来所标榜的魏晋风流名士,在他上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基本都被他充当过了,还每每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狂草一联:摒却时潮从我性,拈来古月照今人。说这十四字都是集了怀素、张旭、山谷、青主的写法,只可惜颜真卿的字写得太正儿八经了,遗憾没能集来。那日从

汾水畔回来,居然苦思半夜怎么样与众人干一番伟业。

次日,正是周末,他便邀了这一群朋友,来家坐谈大事,市长这几日不在家,说是携了夫人下去视察民情,顺便赏点风光,这倒自在了一群混世才人,低吟浅唱,既酒且烟,寻欢作乐如给市长抄家,吴飘洋要他们来书房赏玩一物。市长家里古玩自是多多,上至秦汉的金玉砖瓦,下至明清的丝瓷书画,叹观之间恍若世事重来。也是几日前,市长竟于晋阳湖畔的花农舍下,购来一把唐时的古琴,桐木为面,梓木为底,极有可能是龙门之桐所制。世传其为琴声,乃是天下之至悲,民间盛传太白当年来游河东,与河东名妓柳依依曾有唱和,柳依依遂将一琴赠与太白,太白归去之日醉于酒家,竟将此琴遗忘,从此不知落于何处。众人无不惊奇,抚指一弹,声依旧铮铮然。一个便说:既然是太白摸过的,这就是神品了。一个却说:那妓女也曾摸过呀。众人大笑。吴飘洋道:弟兄们都是才情之人,文艺胚子,但一个剑客,打遍天下也只不过凭一把剑而已,选择什么样的道具来发挥自己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可有时候,家有皮袄世上流行冰糕,家有长裙世上流行裸奔,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道具呢?众人胡说了一通。又见他今日抱琴出来,略可窥得其意,有的说从组建乐队起手,凭借时下的好风,方可青云直上,青春作业里要说潇洒飞扬则无过于此。也有人不喜张狂,认为中国的书画,看来是棵枯树,但根本未死,如能练得妙笔生花也可开辟一片天地,只是书画之道,要真所谓通会之际,人书俱老,这就坏了,出名要趁早啊!说得倒是入理,却没了几个回应,更有人可能是戏剧世家出身,连连感叹如今国粹的倒霉,戏子都成了活宝,戏剧都成了死宝,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,别人都不让流了,想来搞点实业才对得起新世纪。吴飘洋却朗声说道,看你们也是平地卧的角色,打灯蛾子一般,能举个什么大事?我是喜欢古世里的人,但那些古人都是他们各自时代里的鼓手、旗手、弄潮的好手,是时尚,是新潮,是走着猫步穿着异服的模特儿。古人的这种风神曾有几入窥得?经典曾经流行一时,但流行过去,任何经典都不会再是经典,而是变成了景点,因为经



典只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,杨贵妃是唐时的性感经典,今天看来她还是长得太胖穿得太多了,只能算是艳史上一个性感景点而已。塑造今典的时机已经到来,咱就马上拉笔杆子起家!

几个人一听都木然了,知道他要创办刊物,却说得着实把人吓了一跳,办个刊物却神得像要造反似的,要是他提出个参军的意见来,说不准让人以为是当夜就要河东兵变了。但有人当即就说现在的图书市场冷清清如古庙,看似神圣,其实日子过得很是慌张。图书犹如经书,或许连守庙的和尚都不看了。世无好人写书,世也无好人看书,世便无好书了。偶有一本庸书出来,也如爆米花似的炒作,本来一粒米子,其灿烂处或许还不及一米阳光,结果经人一炒,便由一粒米爆成了一朵花,“嘭”的一声,天下无不热闹,都以为是原子弹,闹了半天是爆米花,又闹了半天,却是爆米而已,何花之有?再闹了半天,才知是一把秕谷而已,喂麻雀,麻雀都不看在眼里。出书都是如此闹剧,一个刊物又能腾起多少飞尘?各地的杂志不是秋后的苍蝇,倒的一批是一批的?即使有些未能倒下,却也举步维艰了。杂志出来,多数积压库存如胎死腹中,繁荣文化却沦落成了制造垃圾。

吴飘洋笑道:正因为举世皆疲,所以我当崛起。他们要不失败,我也就没这么乐观了。有人就问那你今天抱琴出来,又是什么意思?吴飘洋说:这么个天地事业,当然需要一个大才之人出来,闹成风云形势,局面才能打开,我要将此琴赠与这人,与他联手白纸起家,打造一个未来。几人不等他道来姓名,也就猜出八九分了,心下倒是十分地不以为然,吴飘洋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,照片上是他与三位赳赳少男,或坐或卧于湖山之间,个个神采风流。有人就说:这小子有点本事,就是教人如何出名。吴飘洋笑道:出名又不是出血,变成红人也不是坏事,把戏没有真的,秀才没有假的,生平第一攀交,就是这个人物,若论起步飞腾,他不及我,若论前途远大,我却远不及他的。众人又是一惊。

先前的日子里,河东城来了几位作家,都是在中国文坛上踩得天



摇地晃的,在明德大学的签名售书会上,却让吴飘洋给批得倒尽了胃口。当时几位只是稍稍发言,大意是他们对于当地文学的未来表示担忧。这一发言触怒了明德大学文学院所有学子,明德大学文学院是当地文学的摇篮,这不是存心轻视明德文学院么?吴飘洋当即上台代表文学院发言,且只针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评论,先是夸赞他们,后来味道就变了,再后来就是笑骂,犹如给他们端来一锅猪肉,随后搅进来几颗猪粪一般。作家们先是笑笑,皮笑肉不笑;再是笑笑,嘴笑脸不笑,后来就没法笑下去了,尴尴尬尬几乎下不了台,直到校方出来喝止,才算了事。吴飘洋如此抬举这人,众人还是疑惑,他翻过照片,背面上却是一首四言小诗:

语堂胡风,达夫自清。

胡适胡适,田汉从文。

一多独秀,晓风中行。

路遥莫言,安忆少功。

小诗全用现当代作家姓名写成。吴飘洋说这是他们四人首遇合影。四人各写了两句,且都用了作家人名,文人相轻是个定律,文人真假不知,相轻却可信不疑,各人都自不认为是虚士,可又没有盛名,要想做到盛名之下没有虚士,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要抬高自己,省力一点就是拉拢高人,以高人的盛名,来证明自己绝非虚士,一人这么写了,二三四人都这么写了。细细读来声音铿锵类于曹操风味,曹操要是读来,因其孤陋寡闻,必要唠叨错别字太多。河东四子的盛名这个时候已经慢慢流传。

世事相互交错一如万千齿轮,看似各行其道,各满其圆,却无意咬合成一段历史。自那次校园售书事件之后,整个明德大学就对文学院关注起来。签名的作家本是应明德大学校长之邀前来,校长又与文学院院长白眼相向,而文学院各位教授兼评论家与这些签名售书的

作家在全国各大杂志已经论战过五六个年头。一开始仅是一个文学观念引发一场论战,后来则是论战的时间越久,参与的人数越多,论战的概念也越模糊,来自论战背后的因素也越复杂,是是非非便再也说不清楚。好比拔河的双方,双双拨入河里,寻不着头绪,搞得当地文学界一派混乱。本来是文学圈的闹剧,最后却过火得与娱乐圈没什么两样,河东各大报刊上的娱乐版面,一半是讲明星的绯闻,一半是讲这些作家相互火并的丑闻,本来就在全中国处于弱势的当地文学界,便在这五六年里呼啦啦衰落下来,从此一蹶不振,而双方怀恨却如怀孕一般,日日在腹里膨大。明德大学校长硬是将这把火烧到了文学院来,他却怎么也没有料到史学院又跳出这么个胆大妄为之辈,而文学院里,却因为史学院的人出来胡作非为,虽使他们扬眉吐气,却也越发显得没了面子。事情发展到后来,文学院就采用冷战,回到往昔时代的默不作声,估计又重审了海明威的文学精神,作家的话是应该写出来,而非说出来的。史学院从来都是大鸣大放,历史本来就是源于说话,最早的历史就是传说和神话,神话传说也是文学最初的家当,所以人说文史不分家,文学院遭到非议,史学院自然就会出来反击。

就在签名售书不久,明德大学的校刊上蓦地亮出三篇文章,署名一个是文学院某,一个是文学院某某,一个是文学院某某某,却被从来不沾校刊的吴飘洋读到。惊叹真是足智多谋之作,恨不得一见掏心。

吴飘洋后来三番五次访察这几位河东才俊,终是未果。不久,河东文化艺术节天锣地鼓般地狂欢而来。艺术类的书画大展就在明德大学文学院举行。书画大展理应在美术学院举行,可能是美术学院领导了现代的时尚大众,兴起了各类的装潢与设计,书法国画遂与之出现格格不入之势,即便有油画是胞生兄弟,同是父母所生,一个为乡下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,一个由城里的外公外婆哺育成人,二十年后见面了兄弟自是兄弟,相互好奇也相互影响,却还是怎么也亲近不起来。乡下长大的老是会想念他那些堂兄堂弟。汉语言文学与书法国画



多少年都是患难与共的堂兄堂弟，历史上每一次文学运动都伴随着整个艺术领域，尤其是书画艺术的革新，甚至某些时候书画艺术是先于文学而出现改革趋势。既为诗人，必通书画；既精书画，也不失为诗人。而现在他们却双双地衰退了，一个偶尔能出头露面了，另一个必是弹冠相庆。书画大展于文学院举行，看来是无意之举，背后却藏着深深的兴衰之叹。

名为“河东雅集”的书画大展如期举行，吴飘洋也于大展上游观数日，见有一幅深见仇十洲笔意的山水画卷，上题唐人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。吴飘洋家里也有这么一幅古字，却是民间书手临摹董其昌的伪作。吴飘洋赏观良久，觉此幅虽为嫩手所作，但通篇气韵还说过得去。忽有三个少年踱至画前，其中一人便说道，诗中首句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，在宋之前是读“黄河远去白云间”。一人又说：后人改“去”为“上”，王之涣不一定同意。这诗若是在孤城上吟得，那自然是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了；若是在万仞山上吟得，又该是“黄河远去白云间”了。另外一人遂问：那么这诗是在孤城上吟得还是在万仞山上？两人一时无语，作沉思状。吴飘洋随口说道：应在万仞山上。一人笑问：何以见得？吴飘洋说：此人向来喜欢登高，作诗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就是他好高骛远的表现。又一人发难说：如果他年老不能登高呢？吴飘洋当即回应：年老岂能出塞？三人大叫绝妙。相互询问，正是当日写文章的三位高手。自然一拍即合，合影便是此时所留。说起那次签名售书事件，三人当时并不在校，而是旷课去省艺校会了几个美女，回来听人议论，便写了文章发去，以示明德大学大有人在，只是真人不露面。吴飘洋说：那样的文章应该发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上去。他们爽朗笑道：只要是凤凰，就是在粪坑茅房上起飞，又有什么关系？

自此以后，四人便混合起来，筛子都筛不到一处的角儿，居然好得如胶似漆。一辆奥迪 A6 载着四人，日日飞驰于明德大学，引得上上下下一片羡慕目光，校园里就开始盛传“河东四子”的大名。这四人个个是高大帅气的好色之徒，只在乎青头相好，不在乎白头偕老。他们

不但是好色之徒,且是十分讨人喜欢的自负之辈,文史两院都知道他们的共同特性,爱旷课,爱玩女生,学业却是文史两院倒数的领军人物。前几日,文学院的考试成绩公布出来,因为平日只贪了寻欢作乐,大大小小几十次的考试全部错过,校方忍无可忍,即将发出劝退通知,可三人还泰然自若,以为校方在与他们开玩笑。成年累月钩心斗角,焉能不累?累了焉能不开玩笑?开玩笑焉能不开到学生头上?开到学生头上焉能不以劝退最是开心?而开玩笑又焉能当真?

其中的周兮凤来自西北,就是吴飘洋神乎其神的那位攀交。在吴飘洋眼里,河东四子都是一流才子,那周兮凤更是一流中的一流,才子中的才子。六年以前其父辞掉了小学校长的职务,上省城来走动了多方的关系,才入了《河东日报》做了一名候补记者,游职浮差之类,辛苦奔波家计仍然困顿。当年举家从县城来到省城,就是为着周兮凤的读书成才,周兮凤却偏偏喜欢勾三搭四、吆五喝六,尤其入了明德大学,书就更是读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。周兮凤刚过满月时,五台山一位大师云游到了其家乡。周老师闻风而去,与大师说了孩子的生辰八字,大师便起了“兮凤”二字给他,唬得周老师也没敢再问个这长那短,只想既是以凤为名,还用多嘴?总归不是个凡品。可是不久又听人说,那位大师是县里的一个泼皮,日子过得锅空灶冷,才剃了光头出来行骗。可周老师宁信其有不信其无,思虑此人要是泼皮,怎么还认得个兮字?后来,周老师倾家荡产地供子念书,子是好读书,但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,只求交差,就是好读书不求解甚,只求解闷。其父常常心生失望,可再想想那神来之名,心中的希望又失而复得。一晃荡,二十年的世事过去了,眼看周兮凤飞黄腾达是不可能了,周家的管教之严却日胜一日。周兮凤在外神采飞扬势如一凤,谁想在家许多时候,却安分守己形同一鸡。上大学之前,他还能在家弹弹吉他练练字画,上大学后本来应该变成小康学生了,既自由又幸福,父母却与他约法三章:一不准谈恋爱,二要准备考研,三不准挂手机。父母的教训他是左耳进右耳出,只是在家要装得像模像样,倒不是怕父母,而是爱父



母,可他真不知道这样艰难痛苦的爱又能坚持多久。听说文学院要发来劝退通知,父母却一无所知,天天见他夹着几本书上学去,又夹着几本书放学回来,日不迟到夜不晚归,哪知道他上的什么学?十多日里,周兮凤不是在文学院探听风声,便是在家等待电话。河东四子除吴飘洋之外,都在劝退之列。一见了面,周兮凤称白云河是白退之,白云河称刘半仙是刘退之,刘半仙又称周兮凤是周退之。十几年里,他们的上学就如上班,熬到今天也不容易,就是不知道下岗之后能干些什么?白云河的父母在迎泽园经营着一座商厦,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商厦终于可以雄视河东市场,白云河自然退无忧,进亦无忧。

刘半仙天生头大如冬瓜,眼小如冬瓜籽,虽然言行怪异,却善相可陈。人因为可爱而美丽,说的就是他这种人。父母从来放心于他,考入明德大学时,他是地区的高考状元,生就的考试天才。儿时曾经扞虱于槐荫之下,并封一虱为槐荫侯,偏偏后来知道历史上有个淮阴侯韩信,以为自己帝王气象不在刘邦之下。但一上大学就再也不相信什么“学而优则仕”了,儿时的帝王梦遂告破灭,即使“学而优”也绝不“为仕”,我辈岂能摧眉折腰地事权贵?于是,刘半仙放弃了想当官的念头,一心一意爱上了梅二柳三苏轼秦七王八黄九,又与一些风流才子鬼混一处,自我感觉成就是越来越高,成绩却是越来越低了。文学院真要将劝退通知寄到家,他的父母也不会相信,只想敢不是同名同姓的人给张冠李戴了吧?儿子固然十分贪玩,可成绩却无可否认,劝退不是怪事?刘半仙家里又没有电话,荒山野村通电也没有几年,通电话就更不知在何年了,又遇上时下农村人口剧减,乡镇合并频繁,通讯地址也朝秦暮楚地变换,如此之好的天然屏障,足以将劝退通知拒之于千里之外,比起白云河来,刘半仙更是高枕无忧。

只有周兮凤最是苦恼,想象父母要是接到劝退通知该是什么模样。周家祖宗八代乃至八百代以来,都是耕田持家,为中国的农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,只是他姥姥小时候曾在当地一个举人家里当过三年长工,活儿不过是剥葱皮,搭蒜皮,火炉裂了掏胶泥,外加清理

茅房,周家竟将此告知于后代,引以为荣。周兮凤的爷爷还能识得斗大的八字,毛主席万岁万万岁,但要是单拿一字出来,就认不得了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会给人写这么一条标语,而被村人羨为才高八斗。爷爷深得才高八斗之妙,他每写一条标语就是八天,八天时间既不用受苦又能多拿口粮,所以他一心渴望儿子来日能才高八斗,也好把周氏一门的历史由耕田持家改写为耕读持家,纯种的读书人就不敢奢望了。他儿子本来有读书的命,但实在无书可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就几乎把他的文化之命革去了,十年之间只留了一条耕地之命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且作且息,经久不息。父耕田子犁地,十年父子成兄弟;父子耕地十年,父子与地成兄弟。人杰地灵倒也不假,开田辟地的苦累给了周兮凤父亲开天辟地的志向,他想就是天天记日记,说不准将来还真能当上个记者什么的,也才有机会走出黄土地。不想二十年之后,神使鬼差他真就做起了记者,虽然开天辟地的志向早成了笑谈,心系一处的就是儿子的成器。夫妇两人犹如一个拨浪鼓两边的小槌,儿子就是鼓面,俯首摇头都牵动得夫妇二人跑前跑后。周母也时不时就给他敲着警钟,这么好的条件了你也不好好读书,你能对得起谁?我和你爸要是把培养你的心血花到一只跳蚤身上,现在也该变成一头牛了,多少甘苦你也不曾看见一点,农村已经没有了咱的家,来这省城租房赁灶的图个什么?什么轻什么重,你自己掂着吧,我的孩子!周家在西北的乡下还有着土地,土地却荒得草木丛生,给人做了牧场,村里人羡慕他们终于是城里人了,城里人却认为他们是村里人。而在他们心里,他们却既不是城里人,也不是村里人了。其实这种现象,在农村不止是一家两家,而是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。为了孩子读书,他们离开了乡下,再也不是乡下人了;为了孩子读书,他们来到了城里,却永远也成不了城里人,荒弃了田园,困顿了经济,疲惫了身心,农村的好处他们舍弃了,城市的苦处他们承受了,中年人生却开始体会真正的艰难与落魄,眼巴巴地看着下一代能在万紫千红的城市里,读书立业,发家致富,从此可以永永远远地与鸡叫狗咬黄土

埋人的千百年未曾改变的落后农村挥手道别。周兮凤何尝不知道，周母给坞城路一家上班族当保姆，工资虽然不高，活儿却也清闲自在，只是日子久了，难免孤单苦闷。周母本是能说能笑之人，可城里的邻里不比乡下，一村的鸡狗都相互十分熟悉，平日说笑隔着山头都千呼百应，哪像城里同住一楼，却老死不相往来，偶尔三言两语，人家也冷漠如冰雕。周母又不习惯赘牙绕舌说普通话，说出来又荒腔走调，越发被人嘲笑，居于城中五六年还没有在村里五六天说的话多，夜夜睡下便与周父说乡下这也好那也好。周父早就睡过去了，她依然在说：等儿子大学毕业，咱就回村里去，就守着那一坡桃树，日子也会过得滋润起来。然后才昏昏沉沉睡去。隔门的兮凤却听得好不惭愧，心里是千万声给娘说着对不起，发誓明天好好读书。天明去了学校，却依旧鼓吹着他的读书无用论。周父也十分艰难，使了许多钱，却弄来个候补记者的位子。原以为当记者，不就是今天记一记这人，明天记一记那事，活得像小学生闲着没事记两篇日记一样，每天的日子过得像流水，每天的新闻记得像流水账，走到哪里记到哪里，走到何时记到何时。大凡物不平则鸣，但记者万万不敢这样，要是敢于鸣不平，你最好去做个自鸣钟吧，管你是自鸣得意还是自鸣失意。周父是老师出身，为人处世自然少不了清高，可以想见他的日子怎么能好过了？为了自己的儿子，却甘心去做别人的孙子，这些事兮凤自然也感同身受，但他似乎天生反感学校，这么些年一直是父母赶鸭子上架，就是被赶上架了，鸭又怎么能变成了凤，十几年的灌输型虐待式的学校教育，似乎将他教育得要死气沉沉头脑空空了。他不只一次地痛恨，这种对孩子的教育艺术不亚于对女人的绝育手术，是扼杀人类创造力的一级杀手。记忆里就连美好的童年也给毁灭掉了，但学校教育给他留下的好处，也并不见得好在哪里，反倒是如做着一场噩梦，记着的就是学校老师、老师学校。学校里的老师就像老板一样老板着脸，骂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只有他自己做的才是，所有的学生也只能像呆板一样呆板着脸，以为自己真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只有老板、老师

做的才是。这样的老师哪有老师之名？学校的教育艺术说到底就是文凭艺术，关于文凭的最高艺术，就是如大坝水位越高越好，就是如汽车档位，越快越好，有人恨不得小学时代就领到中学文凭，中学时代就领到大学文凭，大学时代再领到博士文凭。自大者终会自炸，自高者总会自倒，自快者终会自坏，那就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得学位越早越好，越高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总有一天，一张文凭不如一个酒瓶值钱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大戏台，所有有文凭的都成了台上的演员，他们变换文凭的高超技巧，就像变脸艺术一样技巧高超；所有没文凭的都成了台下的观众，演员们演得愁眉苦脸，观众们笑得仰头折腰。1948年，南方各大城市的小市民，都是推着一车一车的钞票前去购物，也许再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一代人便会用小汽车拉上一车文凭前去应聘，人人读书都不一定会引发中国纸贵，但文凭的大量销购，绝对可以引发一场世界纸贵。

兮凤的进校是完完全全地为了尽孝。别人是十年读书事，功名三日记；他是读书十年事，功名屁股知。担着读书的名分，什么事都干过，板凳却也没有少坐，是学校有名的旷达之士，旷课旷得十分练达。天天旷课，月月旷考，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考场，高考那一场更是十分倒胃又十分倒霉。教育部门把考试时间定为每年太阳火力最厉害的时候，目的就是要将考场变成烤箱。许多考生就像烤饼，烤饼未进烤箱时又白又嫩，一从烤箱出来就是又黄又瘦，考生不考试时都养得又白又嫩，等到高考时节，都是又黄又瘦，等到考试完毕分数揭晓之前，更如害着了一场相思病，茶饭不思，人鬼莫辨。有人得知自己科场失败，如死了情人一般，哭得爹一声娘一声，最后弄得爹也为他哭上一声，娘也为他哭上一声。当然自以为成功在望者自然不同，他们已经不像烤饼而像烤鸭，烤鸭出烤炉之后，是油光水亮，体表如镀了一层金。他们也是考场得意之后，随即进入大学，大学时代就是他们的镀金时代，这群烤鸭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能够上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。兮凤上了考场如进了赌场，不管是输是赢，赌博时候的人总是兴



致勃勃,父母把宝押在了他身上,他把宝押在了卷子上。父母们眼巴巴地在考场外,看着宝贝儿女们在考场上填写着一份又一份的救济申请书,百年生计全在这四份申请书里,教育局就变成了民政局。考场的宝贝们使宝贝们的考场变成了聚宝盆,只可惜这些读书宝贝,充其量只是装书的背包,每落一笔每答一卷都小心翼翼如写口供,十年寒窗坐下来确实可怜。寒窗如铁窗,铁窗生涯过怕了,所以写口供写得特别老实,以求网开一面赦自己出来,牢房里没一个犯人不希望明君能大赦天下。但考场上每一个考生都只希望赦自己出来,绝不可以大赦天下,要是人人都考上了,那文凭还有什么可凭的?文凭就是人无我有,人有我高,人高我多,等到人人都有了文凭,那就最好做个文盲,体现的是人类回归自然的高级智慧。答卷又多少有点像订合同,上大学也就是当长工,合同期限三到四年,而有人当长工,居然当得有了长工癖,等到毕业又考虑怎么能留校任教。今风答卷就没有多少顾虑。高考之前老师们总要给学生筹划些踩题的举措,以为出题专家们都是出蹄专家,他们总会露点马脚出来,让人去踩。其实这多么可笑,人家还没有伸出蹄子来,你就踩到了,莫非踩到自己的蹄子了?对于专家的出蹄,只能现出现踩。今风唯独喜欢多项选择,念了十几年书,小考一回中考一回高考一回,想来也算是三朝元老了,每回考试什么都不喜欢,就喜欢多项选择,像英国民众投票选举一样,哪个顺眼上哪个,管他是对还是错,但有些时候什么都喜欢,反正写满为止,评卷老师一见,就是算得不对没有功劳,但答得不少总该有点苦劳,多少也给几分。但有时候他又不喜欢多项选择,因为它容易全军覆没,其猜测答案之难,有如警察捉嫌疑犯,ABCD看上去都是重大嫌疑犯,答案出来怎么看怎么像,选择的时候怎么看怎么不像,于是在有感觉的括号里面一个勾。每勾画得如鱼钩一样,意为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。昆德拉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,即使一语道破了天机,上帝也同样会笑昆德拉,而今风做选择题的时候上帝一定不会发笑。因为他不假思索,结果答案一出来,括号里尽是小人当道奸臣误